

Precious Graduation Photos for Cancer Treatment

■ 文、圖 | 江芳瑩 | 臺中慈濟醫院 9B外科病房副護理長

一如往常的上午,忽然有宅配人員出現要簽收包裹,上面寫著「9B 病房全體同 仁收」。我將包裹打開,裡面有三盒餅乾以及一張感謝函,內容是「感恩你們總 用最善良、最柔美、最有耐心的好性情,在照顧著身心受煎熬的病苦眾生,讓我 們這些家屬或病者本身深生無窮的感激……雖然護理師擔心我們破費,警告我們 不能買。」這封信函來自於前幾天出院的頭頸癌病患廖太太,看完後心裡覺得既 踏實又感動。

記錄勇敢抗病魔的證書

腦海中浮現今天另一位癌症病患余阿姨,也終於辛苦的完成療程要「畢業」了。 趕緊將準備好的相片及「畢業證書」帶至病房,發現余阿姨正在梳妝打扮,她説: 「好不容易完成治療要出院了!我要穿自己的衣服,再美美的拍照。」聽到這些 話,心裡再次肯定,領這張完成治療的「畢業證書」對他們來説是有意義的。

在外科屬性的病房裡工作,讓我最有感觸的就屬頭頸癌患者,因為這些病患除 需面對疾病對身、心、靈方面的衝擊外,還需面對同步化學與放射線治療所造成 的副作用,治療的過程對他們而言是一段艱辛困難的適應過程。過去有些病患常 常因為副作用無法承受而延緩治療,或有些病患其實是再次復發入院治療,他們 對於過去已經走過一次的治療過程感到害怕,所以除了在醫療上能夠提供的幫助 之外,為了支持鼓勵病患能夠完成此次所有療程,單位準備了完成治療的畢業證 書,這張證書紀錄了病患所經歷化學治療、放射線治療次數、治療及治療完成的 時間,當病患領到這張證書時,也代表著這次的療程順利結束了!







江芳瑩 (左上) 與單位同仁特別製作「畢業證書」鼓勵 完成療程的病人,所有護理師也特地放下手上工作與病 人及家屬留下「畢業照」。

卸下偽裝面對鏡頭 真實而燦爛的笑容

每當要製作畢業證書的時候,我總是會看看字號到幾號了,代表記錄著發到第 幾位、總共有幾個人完成了治療。而且證書上也會有護理師們和病人的合照。

因為病患剛完成治療,黏膜還是損傷嚴重,仍需放置鼻胃管來維持營養需求, 平時他們都會戴上口罩,一方面是預防感染,但是其實他們是不想被看到自己跟 別人不一樣的地方,有些人的臉頰、口腔因為手術有點萎縮、張口困難,但是, 常要與病患合照留影常紀念的時候,他們都會將平常偽裝的面具卸下,盡力露出 燦爛的笑容。

還記得一位病患的女兒表示:「謝謝你們,自從我媽媽生病後,我已經好久沒 看到我媽媽的笑容了!」當下雖然欣慰,但也有點難過,心裡更覺得,那我要趁 機把握住這位媽媽的笑容,所以我拍了很多張照片,留給女兒做紀念。也更明白 一件事:生病不是只有一個人在受苦,而是全家人一起陪同。

臨床工作上,有時覺得彈性疲乏很累的時候,就翻開手機相簿,每當看著大家 一起合拍完成治療的畢業照,就想起病患、家屬對我們的肯定,我們付出的一切 都是值得!這些護病之間留存的美好記憶與感動,是讓我繼續在臨床上為病人、 家屬付出的最大動力。



不再悲傷

A Sad Story with Happy Ending

「I want to be a nurse.(我想要當護士)」一直記得這是國中英文課教「我的志 願」時我想出的唯一答案。還記得只是因為 nurse 這個單字我會念,就講了這個答 案,真沒想到長大後我真的當了一名護理人員。

護校註冊的那一天,爸爸對我説:「當護士很辛苦,你要想清楚。」但我想我 撰了,就不後悔,秉持著南丁格爾的誓詞——「我將終身純潔,忠實執行專業, 我將盡力維持並提升護理專業標準,並熱誠為所照顧的病人謀求福利」。

念護理的路上,我沒有像別人走得那麼順利,有同學常常得到老師的誇獎,而 我卻是被老師問「你真的適合當護士嗎」的那種學生,我想不管是誰聽到,都會 有種想放棄,懷疑自己的感覺。當時我哭了好久,也反問自己真的適合嗎?但是, 我總是想——我哪裡比不上別人,別人可以我也可以!「信心、毅力、勇氣三者 具備,則天下沒有做不成的事」,我撐過了,開始從事護理工作,也把任何批評 當成寶貴的建議。

踏入臨床三年了,從自己能獨立處理所有病人的事情中得到責任感,得到病人 的信任感。而且,我發現在臨床工作最好的方法,就是「多微笑」。曾經有病人 對我說:「你的微笑讓人感到溫暖,所以不會讓人覺得冷冰冰的。」病人也以笑 容與肯定回應。但我提醒自己,或許我可以暫時忘記實習時的惡夢,但不能忘記, 我所承擔的是人的生命。



馮雅鈴學會在臨床工作時多微笑,常得到病人的肯定與微笑回應,更常提醒自己守護生命的 工作使命。

醫院可以看到很多的人情冷暖,也看到生命的脆弱與堅強,而我們情緒可能 也會隨之起伏,我感受到最多的情緒,是悲傷。

這三年來,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對江姓老夫妻,住院的阿嬤已經很老了,照 顧的阿公還比他太太大了 17 歲。阿嬤剛住院時意識非常清醒,可以下來走路, 從照護阿嬤、和阿公聊天的過程,得知一些他們家的故事。因為他們一直沒有 孩子,後來就領養了一個小孩,隨著孩子長大才發現他有智能障礙,但阿公阿 嬤還是認分地照顧到他 25 歲,孩子大了,仍然無法自理生活,兩夫妻也老了, 照顧不動孩子了,才把他送到養護中心安置。

後來阿嬤病情加重,靠阿公一個人是不行的,需要一個專業看護,但他們年 歲已高,只靠政府補助,沒有收入。我一直照顧他們,也很敬佩阿公對阿嬤、 對家人的情義,所以,我想這就是緣分吧,施比受更有福,我想出點力幫助他 們,但阿公拒絕了,表示他還有能力。

想起那一天的畫面,我仍然感到鼻酸;一個臉上布滿皺紋、眼神中滿是疲倦 的老人,擔心著病床上的老伴,那感覺讓人特別不捨;我沒來由地大哭一場。

或許病房很多這樣的故事,但我就是特別對這一對老夫妻特別有感觸。最後